

“读·品·悟”◆中学生分级阅读系列◆

新课标 人文读本

梨子的味道自己尝 初中第3卷

人与社会

本册书以“人与社会”作为基本主题，通过文学的力量，对我们学生的校园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予以揭示，以使我们更快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并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有所了解，对社会中的情、对社会中的现象等进行文学审美上的独特把握。

读经典作品



与大师对话

丛书主编：刘伟厚

本书主编：刘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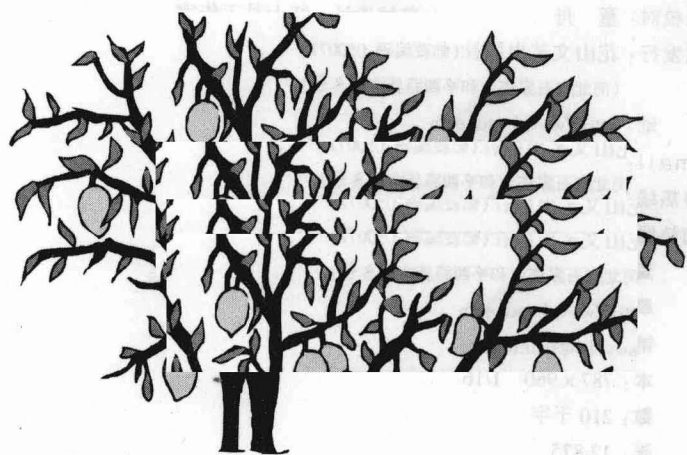
花山文艺出版社



“读·品·悟”中学生分级阅读系列◆人与社会

梨子的味道自己尝

(初中第3卷)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梨子的味道自己尝. 初中. 第3卷 / 刘伟厚主编.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5

(“读·品·悟”中学生分级阅读系列. 人与社会)

ISBN 7-80673-615-8

I. 梨... II. 刘... III. 语文课—初中—课外读物

IV. G634.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3194 号

丛 书 名: “读·品·悟”中学生分级阅读系列

书 名: 梨子的味道自己尝(初中第3卷, 人与社会)

丛书主编: 刘伟厚

本书主编: 刘 娜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贾 伟

特约编辑: 高长梅

美术编辑: 齐 慧

装帧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责任校对: 童 舟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heinfo.net

销售热线: 0311-7056031 5915084 5915087

邮购热线: 0311-5915261

传 真: 0311-7815440

印 刷: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960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2.875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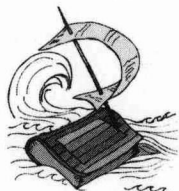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73-615-8/G·173

定 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导 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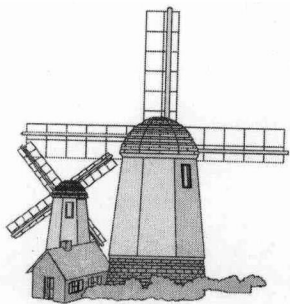


本丛书以“人与社会”作为基本主题,通过文学的力量,对我们学生的校园生活之外的社会生活予以揭示,以使我们更快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并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有所了解,对社会中的情、对社会中的现象等进行文学审美上的独特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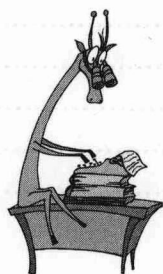
在我们所生存的社会中,人与社会的发展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统一的。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人是社会发展的活动主体,也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和核心动力。在社会中,人的多层次需要的满足,有物质方面,有精神方面,这就使得人与社会有了密切交往,人便与社会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关系。人类在社会中应寻求整体素质的提高,与自然和谐统一,并同时用劳动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与根本目标。

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中都应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和义务,都应该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去提高自身素质,促进自身的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是由社会的人来组成的,也可以说是人的社会,因此,人与社会的发展也应是“同一”的。

社会是情感的社会,社会是人的社会。通过阅读,我们将领略到社会中的情满人间,透视到社会的污点与亮点,观照到人类的过去与现在……



目 录



梨子的味道自己尝(人与社会)

第一单元 生活是这样的吗?

水葬	寒先艾(3)
樱桃	米吉安尼(7)
抄家	李炎林(9)
钱塘江的夜潮	钟敬文(12)
布珠寨一日	韩少功(14)

第二单元 情满人间

碗花糕	王充闾(23)
哭小弟	宗璞(28)
我们看菊花去	白先勇(32)
哭摩	陆小曼(38)
小狗包弟	巴金(40)

第三单元 父亲·母亲

丫丫没有娘	林斤澜(47)
亲爱的妈妈杨开慧	毛岸青 邵华(49)
回忆远方的母亲	米斯特拉尔(53)
伤口的幸福	叶延滨(56)
父子	萧忠民(57)

第四单元 讽刺与幽默

买彩票	老舍(63)
吹牛的妙用	庐隐(64)
齐人有一妻一妾	孟子(66)
妄心	江盈科(67)
滑稽列传	司马迁(68)

第五单元 环球采风

曼哈顿街头夜景	丁玲(75)
战败纪念日的靖国神社	赵梦云(76)
鸭绿江的另一边	王小妮(79)
宠物	陈璞(84)
巴塞罗那看斗牛	蔡子(87)

第六单元 议论与说理

平凡很不平凡	何满子(97)
和尚自远方来	王栋生(99)
真实的尴尬	邓刚(101)
中国足球特“圆”	乐明(102)
呼唤宽容	杨森(104)

第七单元 小说中的哭与泪

柚子	台静农(109)
包氏父子	张天翼(115)
堂吉珂德(节选)	塞万提斯(118)
天二哥	台静农(123)
刎颈之交	欧·亨利(127)

第八单元 深沉的怀念

范爱农	鲁迅(137)
悼念乔治·桑	雨果(142)
悼靳以	冰心(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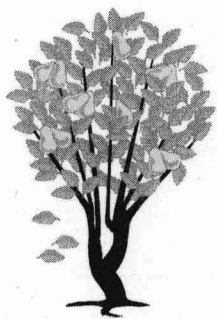
世间最美的坟墓	茨威格(146)
泰戈尔	涂志摩(147)

第九单元 社会一角

历史,将铭记这一刻	何 平等(155)
秋实凝香	雷 达(157)
军人·女人·坟	党益民(164)
神针	师晓岚(168)
探访艾滋病病人	铁 凝(172)

第十单元 故事与传奇

中山狼传	马中锡(179)
韩凭夫妇	干 宝(182)
南柯太守传	李公佐(183)
司文郎	蒲松龄(189)
《世说新语》三则	刘义庆(193)



生 / 活 / 是 / 这 / 样 / 的 / 吗？

寒先艾

米吉 安尼

季羨林

钟敬文

韩少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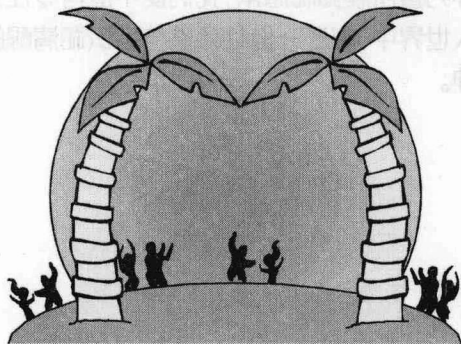
水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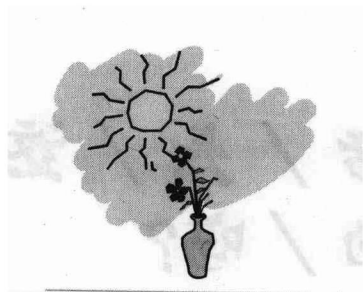
樱桃

抄家

钱塘江的夜潮

布珠寨一日





校园是一方纯净的土地,我们在校园中的所见所闻都是美好的、单纯的;但我们还远没有看到社会的复杂性。在我们衣食丰足的今天,仍然有些地方生活贫穷;在我们生活安定祥和的今天,仍有些国家在战争中民不聊生;在我们以诚信为本的今天,仍有些人在招摇撞骗。

通过校园与社会的双向观照,在你看来,理想与现实竟是冲突的了,一些社会的现实竟是如此的令你心痛与焦虑,但这些毕竟是个别现象;在整个社会中,更多的是浓浓的情,是人与人之间真情的帮助,是人类的伟大人道主义的精神……

作家们在文章中所体现出的是一种强烈的社会道义感和启蒙立场写作,希望能唤起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因而他们的作品中具有了“真正现实主义所蕴涵的深层而博大的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力量”。我们在阅读时会被这种精神力量所震撼和感染,我们便不应再专注于自我构筑的个人世界中,应多一份社会参与意识和清醒的直面现实的精神。

水 葬^①

◇ 蹇先艾

“老子算是背了万年时，偷周德高家没有偷到，偏偏遭你们逮住了，真气死人！”

这是一种嘶哑粗鲁的噪音，在沉闷的空气中震荡，是从骆毛的喉咙里迸出来的。他的摇动的身体支撑着一张像成天在煤窑爬进爬出的苦工一样的脸孔，瘦筋筋地没有肉，几根骨架子包着一层皮。头发虽然零乱，却缠着青布套头，套头下面，那一对黄色的眼睛睁得很大，放出愤怒的光。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左颊上那块紫青的记印，上面还长了一大撮黑毛。他敞开贴身的、染透了油渍的汗衣，挺露着胸膛。他脸上的颜色时时在变动，鼻子里偶然还要哼两声。看他的年纪不过30岁的光景。他的两手被背剪着，脚下穿了一双破草鞋，沾满了黄泥巴。旁边有几个斜眉吊眼的汉子气势汹汹地、紧紧地、寸步不离地将他把持住，沿着又密又深的松林往前走。他们都怕稍一不留心，让他逃跑就麻烦了。这一行人都是奔小沙河去的。

他们押着骆毛去水葬，因为他在梧桐村不守本分，做了贼。绅粮周德高退了他的佃，是完全应该的，放佃、退佃，人家完全有自由，他却不应该报复——去偷周家的东西。哪个敢去惹一脸横肉的那个绅粮呢！他是曹营长的舅爷，连区长、保长一向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

行列并不像上面所说的那么简单：骆毛的后面还络绎地拖着一大群男女，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五花八门的服装，高高低低的身材，老少不同的年纪……有好些都是村中的闲人和富户，他们完全为看热闹而来，这些人从来就是“十处打锣九处在”的。穿着比较整齐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们，薄片的嘴唇笑得合不拢来，两只手比着种种滑稽的姿势，他们好像觉得比四川来的“西洋景”还有趣的样子，拖着鞋子踢踢踏踏地跑，鞋带有时被人踩住了，走不上前去的时候，他们就尖起嗓子破口大骂，汗粒在他们头上像雨珠一般地滴下来。

农家的妇女们，姑娘搀着母亲，奶奶牵着小孙女，媳妇背着娃娃……站在路

① 选自《蹇先艾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蹇先艾（1906—1994），贵州遵义人，小说家。著有散文集《苗岭集》，短篇小说集《还乡集》、《酒家》、《幸福》等。

旁，有的抬起头，叹息着，有的皱起眉头，有的露着苦脸，口都不敢开，顶多伸一伸舌头。有些老太婆们却呢呢喃喃地念起佛来了。中间有几位年老的庄稼汉大踏步地紧跟着行列走，有时还超越到大队的前面去，他们结果还是收缩住步子，徐徐地退回来，显然他们的心情是不怎样愉快的。踟躇不安的群众，完全不管汗的味道，总是在肉阵中前前后后地挤进挤出，你撞着我的肩膀，我踩着你的脚跟，连一分钟也没有宁静过，一会儿密密地挨拢来，一会儿又稀疏地像满天的星点似的散开了。大家正挤得开不了交的时候，忽然很高的声浪从人群中涌出来：“呀！哪个算得到骆毛是这样的死法！”“法”字的余音还在连续未断，后面较远的那些闲人跟着拼命地往前一挤，前排矮小力弱的妇女和小孩立刻被挤到路沟里去。这时，骆毛的声音，蓦地高朗了许多，像铜锣般响着：

“嘿！看你们祖宗的热闹！周德高狗仗人势，叫老子吃水！他二天也有遭殃的一天！他一样不会得好死的！”

骆毛接连又骂了几句绅粮们最忌讳的“下流话”。姑娘奶奶们多半红了脸，把耳朵掩起来，老太婆们却装做耳聋，假装问旁边的人骆毛叽咕些什么。村中那位假道学的教书先生离骆毛很近，听得十分清楚，他却撇着嘴喊道：“丧德呀，丧德！”骆毛自己的两耳只是轰轰地在响。他跨着很大的步子，东倒西歪地，摇摇晃晃地往前走，他仿佛在捉弄那几条汉子。看看已经快离开了这个村落，后面的人群紧紧地跟上来，七嘴八舌并没有停止。骆毛的耳鸣大概轻了一点儿，好像听见一长串刺耳的笑声，他一肚子的高兴，用力地把头扭回来，伸长着脖子，向那些幸灾乐祸的人们喊道：“跟着你们的祖宗走哪儿去？你们难道也要陪着老子进水晶宫吗？……我晓得你们是来看热闹的，你们给周德高带个信去，就说我在鬼门关前等候他。”

当他的头刚刚转过来，才开始第一瞥的时候，就被那押解他的家丁强制地扭转去。骆毛气愤愤地站住不走了，靠在路旁一棵大柏树干上。

那个脸色褐黑的家丁使劲给他背上一拳：“走呀，孙子！”

骆毛不服地反踢了他们一脚，但是背上已经接着重重地挨了几拳，连躲闪都躲闪不开。

“不行！你们不能老打人家呀！”人丛中有人发出不平的声音。

离开村庄已有半里的光景。这是一个阴天，天上一片灰色。萧萧的风吹动着树叶，发出飒飒的声音。远处近处都是古柏苍松。大家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走着，有时也经过田坎或者一些小小的山丘。骆毛不走了，在一座坟台边休息下来。群众都挤拢来，围成了一个圈子。松枝掩盖在他的头上，死寂的天空也透过了绿叶，投下了几丝阳光。骆毛依傍着那一块字迹模糊的残碑坐着。

“老子今年三十一！”他向四面看看，似乎在寻找熟人，提高嗓音说，“再过几十

年，我不又是一条好汉吗？”

有个叫王七瘸子的农民（他的左腿是给曹营长抬滑竿的时候被打瘸的），拐着脚走到坟前来，用手揉着眼睛，把眼圈都揉得快红了，向骆毛低声说：“骆大哥！你放心去吧！逢年过节我会来给你烧纸钱的。你身后有什么办不了的事情，我来帮你办。哪个叫你没有钱，又没有势呢！”

高个子家丁跑过来，把王七推了几尺远，吼叫着说：“滚你的三十三，哪个稀罕你来讨好卖乖？你还没有领教过曹营长的厉害吗！”

“七老弟，各人好好生生地力去吧！”骆毛冷笑了一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不会拖累旁人的，——我的妈来了没有？”

骆毛心里忽然难过起来，站起身来往前走，眼光却东张西望地人在人丛中寻找。人群又被他拖着，像带子似的回环在山道上了。

一路上他都在咆哮着，像一只被捆得太紧了的老虎一样。那些尾随的人们也跟着随时呼喊起来。几个押解骆毛的汉子一方面威胁着他，一方面央着他往前走。有时骆毛的步子跨得慢了，他们也并不十分催逼他。

走了一段山路以后，刚才王七那几句话，叫他不由得不想起他的母亲，他觉得心头有点儿发软，不怕死的心情，登时就冷了一半。精神上的痛苦，使他咬着牙摆起头来了，他心里这时已经完全被踌躇和忧虑占据着：“我死了以后，我的妈怎么办呢？……她老人家这阵在什么地方呢？”

在小沙河上，那几个虎狼似的家丁搬了一块大石头捆在骆毛身上，从桥头往下一推，他狠心地把眼睛一闭，就沉落下去了，不由得大家都喧嚷起来。

天空依旧恢复了沉闷的铅色，梧桐村显得格外的冷落。金黄色的稻田被风吹着，掀起了很自然的波浪。一阵鸟噪从掩映着关帝庙那一派清幽的竹林中传来。层层叠叠的山岭逶迤着，遥遥与天海相接。村后远远的一间茅草房，孤独地立在半山坡上。竹笆门拉开后，一个老妇人拄着拐杖走出来。她微微地喘着气，一手牢牢地把住门边，摩挲着老眼，不转睛地向着远处凝望，好似在等待着什么。看她站立在那里的样子，显然身体非常衰弱，脸上堆满了皱纹，露出很高的颧骨，瘦削的耳朵上还垂着一对小小的耳环。她的背有点儿驼，斑白的头发，荒草般纷披在前额。她穿着一件补丁重重的衣服，从袖子里伸出来的那只手，颜色青灰，骨头血管都露在外面。

她稳定地倚着门枋，身子连动也不动一下，嘴唇却不住地颤抖。后来她把拐杖靠在一边，率性在门槛上坐下来了。她深深地蹙着眉头道：“毛儿出去一天一夜，为什么都不回来呢？”说着，又抬起头来望了一望。

坡脚下朱三的媳妇，掠着发，带笑地上坡来了。她是村中一个壮健的中年女人，胖胖的脸儿，粗黑的眉毛，高高地挽起一双袖子，大概是刚从地里回来的。她正要同那位老太婆说话的时候，只见她的12岁的孩子阿哥沿着田边，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口里喊道：“妈，真吓死人哟！我往后再不敢到小沙河去耍了。”

“什么事，这样大惊小怪的？”朱三媳妇问她的儿子。

“他们刚才把一个人推下河去了。”

“为了什么事？”

“他偷周德高家的东西，被逮到了。”

“是哪一个？是我们村子里的人吗？”

阿哥把嘴向那个老妇人一努：“是她的……”

朱三的媳妇急忙把她儿子的嘴用手堵住，不让他说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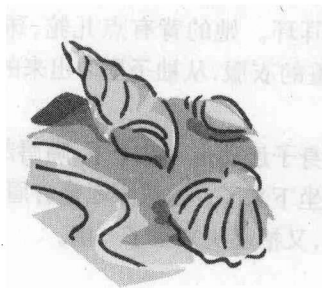
其实那个老太婆本来就有点儿聋，这时又因为等儿子着了急，越发听不清他们讲的是什么了，只见他们的嘴在动。她问道：“你们讲些什么？两母子这样亲热！阿哥，你看见了骆大哥没有？”

阿哥不敢回答，只仰着头望他的娘。朱三的媳妇替他高声答道：“他没有看见。”

那个老妇人把耳朵扭向朱三的媳妇道：“你是不是说没有看见？”

朱三的媳妇点了点头。那个老妇人叹了口气，嘴里咕哝道：“毛儿他从来没有到这个时候不回家的，到哪里去了啊？”跟着又抬起头来向远处望一望。望了半天，她又叹了一口气，把头向后倚在门枋上。朱三的媳妇始终不敢把真情告诉她，拉着她的儿子慢慢地躲开了。

直到坡脚朱家吃过了晚饭，窗外吹过一阵风，天气渐渐凉起来，外面冷冷清清地只有点点的星光在黝黑的天空中闪烁的时候，朱三的媳妇才又偷偷地跑到那个老太婆家门口，只见她还坐在门槛上，口里吐着微弱得听不清的声音，仿佛是说：“毛儿，怎么你还不过来？”



樱 桃^①

◇米吉安尼

樱桃成熟了，通红通红的，像年轻的山区女人的血液。而在山区女人的心房下面，爱情的果实也成熟了。山区女人坐在自己茅屋的门槛上，在她苍白的面孔上有着鲜红的嘴唇，就像枝上的樱桃一样。

樱桃长得多好啊！累累的果实把树枝都坠得垂下来了，随时都有折断的危险。山区女人心房下的重荷使她感到很难受，她无力站起来去折樱桃枝……

樱桃树和山区女人都因自己的果实变得沉重了，大自然对她们满意地微笑。

但是谁看见了大自然的微笑呢？山区女人想尝尝鲜红的果实以解除饥饿，因为她早就没有玉米了。剩下的一点儿玉米是做种子用的。明天就要把它们撒到地里，等待新的收成。

唉，能吃点儿樱桃也好！这个有如生气蓬勃的春天的山区女人，这个有着像天空一样蔚蓝色的眼睛，有着像樱桃一样鲜红的嘴唇的山区女人，在忍受着痛苦……她在忍受着饥饿的痛苦。她的眼光是因倦而忧郁的。她看着樱桃，但是没法把它摘下来，樱桃挂得太高了。去年她是自己摘樱桃的，她毫不费力地爬到树上，而当看见丈夫的时候，就跳到地上，因为她衣服穿得不整齐。

面色忧闷的老婆婆站在茅屋的门槛上，眯缝着眼睛，春天的光亮使她睁不开眼。年轻的女人想说摘樱桃的事，但是她感到害羞。她站起来，慢慢地，有如风平浪静的天气里的小帆船，向樱桃树走去，拿着一根长杆子，想把樱桃树枝打断。但是她未能成功。她浑身出冷汗，抛掉杆子，坐在樱桃树下的地上了。站在门槛上的婆婆没有看到她的这番努力，她解开脏得像冬天的天空似的衬衣的纽扣，在那儿数钱，也许，在做别的什么事情。钱！……哪里来的钱呢？因此，一定是在做别的什么事情。媳妇眼看着，心想将来她也会变得像这位老太婆或列支·麦塔的。列支·麦塔过去就像一棵茁壮的橡树，而现在老了。他经常来，用淫荡的眼光看着她，说些猥亵的话。而丈夫、婆婆却在一旁笑。难道在他晚年的时候这些话对他能有所

① 选自《外国散文百年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有删节。米吉安尼（1911~1938），阿尔巴尼亚诗人、作家。主要作品有《自由的诗》、《贫困之歌》等。



慰藉吗？

山区女人叹口长气，腹内一阵剧烈的疼痛。“如果是个女孩还不错……上帝保佑！……而如果是男孩呢，也没有什么……等他长大了，挣一袋钱，替自己买个老婆。”

“妈妈！”

“干什么，孩子？”

“我丈夫快回来了吗？”

“他到哪儿去了？”

媳妇的眼光没离开樱桃树，饥饿在折磨着她。由于饿，她最后的一点儿气力也失去了。

“妈妈！你能不能替我摘点儿樱桃，非常想吃东西。”

“我不能够，孩子，等你丈夫回来吧。”

媳妇感到自己的心在收缩。她发出了呻吟声。身体内有什么东西在颤动。憎恨，无对象的、无情的憎恨涌上心头，扼住了她的喉咙，紧压住她的心，总也不肯松开……只有当她苍白的面孔上泪如雨下的时候，憎恨心才缓和下来。

一个饥饿的、不幸的、怀孕的妇女，她能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她的孩子能不能成为大自然的爱子？

在贫穷中受孕和生下来的孩子是注定要过穷日子的。他获得的遗产是苦难和贫穷，随着苦难和贫穷而产生的便是憎恨心。

他带着憎恨心出生。憎恨可以使他成为强盗或盗贼。而强盗就是强盗！他的命运就是抢劫和燃烧建筑在国家法律基础上的房屋。而为此他将遭到怎样的惩罚呢？

“要我的命吧！你再也不会从我身上逼出什么东西来的！”被关在燃烧着的火圈内的强盗喊道。

山区女人坐在地上呻吟。老婆婆慢慢地向她走去。在母亲的痛苦的号泣声里很快就加入了婴儿的哭泣声。他向世界宣称他的出现，在宇宙的这个不受注意的角落里，他向人类宣告自己的到来。人们向年轻的母亲祝贺说：“他会讨一碗饱饭！”先生们，你们喜欢不喜欢这个祝贺？如果你们新生下孩子时碰到这样的祝贺，你们该怎样呢？

春天的大自然在欢笑，因为鲜红的樱桃成熟了，穷人的孩子出生了。



抄家^①

◇季羡林

随着天气的转凉,风声越来越紧。我头上的风暴已经凝聚了起来:那一位女头领要对我下手了。

此时,我是否还有侥幸心理呢?

还是有的。我自恃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不怕你抓。

然而我错了。

1967年11月30日深夜,我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声,接着是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连忙披衣起来,门开处闯进来大汉六七条,都是东语系的学生,都是女头领的铁杆信徒,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风凛凛,面如寒霜。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早有思想准备,因此我并不吃惊。俗话说:“英雄不吃眼前亏。”我绝非英雄,眼前亏却是不愿意吃的。我毫无抵抗之意,他们的大棒可惜无用武之地了。这叫做“革命行动”,我天天听到叫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知道这话是有来头的。我只感到,这实在是一桩非常离奇古怪的事情。什么“革命”,什么“造反”,谁一听都明白,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坏事,什么样的罪恶行为,都能在“革命”、“造反”等堂而皇之的伟大的名词掩护下,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去干。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离奇古怪的人物,我要拼命维护什么人的“革命路线”,现在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然而我却丝毫也不清醒,仍然要维护这一条革命路线。

我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被赶到厨房里去。我那年近古稀的婶母和我的老伴,也被赶到那里,一家三人做了楚囚。此时正是深夜风寒,厨房里吹着刺骨的过堂风,“全家都在风声里”,人人浑身打战。两位老妇人心里想些什么,我不得而知。我们被禁止说话,大棒的影子就在我们眼前晃。我此时脑筋还是清楚的。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早已批倒批臭,谁提人道主义,谁就是“修正主义分子”。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难道人就不许有一点儿人性,讲一点儿人道

① 选自《季羡林散文全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有删节。季羡林(1911~),北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印度佛教语言、历史和文学。著有散文集《朗润集》等。

吗？中国八千年的哲学史上有性善、性恶之争，迄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原来是相信性善说的，我相信：侧隐之心人皆有之的。从被抄家的一刻起，我改变了信仰，改宗性恶说。“人性本恶，其善者人为也。”从抄家的行动来看，你能说这些人的性还是善的吗？你能说他们所具有的不是兽性吗？今天社会风气，稍有良知者都不能不为之担忧。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这话扯得太远了。有些想法绝不是被抄家时有的，而是后来陆续出现的。我当时既不敢顽强抵抗，也不卑躬屈膝请求高抬贵手。同禽兽打交道是不能讲人话谈人情的。我只是蜷缩在厨房里冰冷的洋灰地上，冷眼旁观，倾耳细听。我很奇怪，杀鸡焉用宰牛刀？对付三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只派一个小伙子来，就绰绰有余了。然而只是站厨房门口的就是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姓谷的朝鲜语科的学生。过去师生，今朝敌我。我知道，我们的性命就掌握在他们手中。当时打死人是可以不受法律制裁的。他们的木棒中，他们的长矛中，就出法律。

我的眼睛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耳朵是能听到的。这些小将究竟年纪还小，旧社会土匪绑票时，是把被绑的人眼睛上贴上膏药，耳朵里灌上灶油的。我这为师的没有把这一套东西教给自己的学生，是我的失职。由于失职，今天我得到了点儿好处：我还能听到外面的情况。外面的情况并不美妙。只听到我一大一小两间屋子里乒乓作响，声震屋瓦。我此时仿佛得到了佛经上所说的天眼通，透过几层墙壁，我能看到“小将们”正在挪动床桌，翻箱倒柜。他们所向无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愿意砸烂什么，就砸烂什么；他们愿意踢碎什么，就踢碎什么。遇到锁着的東西，他们把开启的手段一律简化，不用钥匙，而用斧凿。管你书箱衣箱，管你木柜铁柜，喀嚓一声，铁断木飞。我多年来省吃俭用，积累了一些小古董、小摆设，都灌注着我的心血，来之不易，又多有纪念意义。在他们眼中，却视若草芥；手下无情，顷刻被毁。看来对抄家这一行，他们已经非常熟练，这是“文化大革命”中集中强化实践的结果。他们手足麻利，“横扫千军如卷席”。然而我的心在流血。

楼上横扫完毕，一位姓王的学泰语的学生找我来要楼下的钥匙。原来他到我家来过，知道我书都藏在楼下。我搬过来以后，住在楼上。学校有关单位，怕书籍过多过重，可能把楼压坏，劝我把书移到楼下车库里去。车库原来准备放自行车的。如果全楼只有几辆车的话，车库是够用的。但是自行车急剧增加，车库反而失去作用，空在那里。于是征求全楼同意，我把楼上的书搬了进去。小将们深谋远虑，涓滴不漏。他伸手向我要钥匙，我知道他是内行，敬谨从命。车库里我心爱的书籍遭殃的情况，我既看不见，也听不到。然而此时我既得了天眼通，又得了天耳通。库里一